



归乡碎片

● 张藐邈

人在旅途

公元2003年1月24日上午。我孤单地坐上了从郑州至成都的2097次列车。

在我的两年光阴消失在郑州之后的今日，我终于可以回四川老家走一走了。走进车厢，耳边飘来串串乡音。我的心在那一刻竟是麻木的。往日那种异地遇老乡的亲切，逃跑得了无痕迹，仿佛自己是一个河南人似的。同时，那种在异地总是夜夜梦回故土的激情与焦盼，在这一瞬间化为了零。要知道，我平素是多么地生厌脚下的这个城市呵！它的酷热与寒冷；它那令人痛苦的沙尘暴；那漫天飞扬

的各色垃圾……真真让我这个西南妹常常承受一种叫“忍”的苦痛与熬煎。然而，这个城市就像一个与你有着多年婚姻关系的老男人，虽有着种种缺点与陋习，却令你舍不得离开。也无法离开。正如瘾君子与毒品的关系。

9：51。汽笛突然在空气中鸣叫。车轮在铁轨上小心翼翼地迈开了步子。急走。奔跑。车厢里流淌着离别的伤感。我脆弱的眼泪偷偷溜出眼眶之门，毫无羞耻感地招摇过市起来。我必须承认，自己开始怀念脚下的这个城市了——给我刻下种种痕迹的

重履母校

城市。

列车在不知疲倦地向西前行着。它穿过崇山峻岭，河流湖泊。穿过一座又一座类似的城市，目击相似的高楼大厦与简易工棚；相似的繁华与贫穷；相似的文明与野蛮；相似的人类洁癖与垃圾成山……色彩斑斓的垃圾遍及了城市的角落，宛如城市在冬天的萧瑟中忽然绽开了繁多的塑料(或纸)花。

时间在列车的奔跑中流去。我的情绪在这运动中渐渐滑向单纯。眼角的泪迹亦随风淡淡隐去。我那游离的灵魂正一丝一丝地从郑州回到我的躯体中来。好奇心开始支配我的双眼打量起四周来。

对面铺位是三个女孩。与我年龄相仿，二十出头的模样。她们一直在和我下铺的男士玩着扑克，激烈而开心。他们有些吃力地操着一口四川普通话，不停地呱嗒着。在玩扑克的同时，三个女孩不时从坤包里掏出手机打电话、接电话。从她们那充满柔情的缠绵腔调中，我猜测她们正旅游在恋爱的风景里。多令人羡慕呵！

三个女孩迅速成为我们14号车厢里的焦点。如她们时尚的衣着，潇洒的举止言谈……

无不惹人注目。很快，我下铺的扑克摊就变成了一块磁铁，使前来观之的男人指数形成一种正数增长，欢笑声顷刻在整个车厢撒落一地。

列车奔向了黄昏。一盏灯光，把傍晚的车厢染得暮意沉沉。车厢里的最后一声吵闹，被灯光的熄灭收去，我们的双眼在若有若无的光线里寂寞着。

黑夜中，我突被惊醒过来。一个柔软的声音在时断时续地袭击着我的听觉。正对面的那个女孩正在同她的恋人煲电话粥。她那绵软的音质在夜色中惊人地清晰，且充满了力度，不容置疑地夹击着我的耳膜：“……张哥，别忘了，你明天去电信局给我交300元钱的手机费。还有，有空时记得把我们房间的卫生搞一搞，别光顾着出去喝酒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哦……你老婆是什么级别，县级么？”

“……”

电话粥继续在我耳旁咕噜着。我的心渐渐坠向冰凉，为我的同乡。我甚至隐约触摸到了她日后或许会出现的泪水与疼痛……

人在旅途，请一路走好！

2003年1月25日。一下午。

在回乡的归路上，紧走慢走的我在内江这座城市停下来，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内江市中山中学——我的母校。在我离校的四年半之后。但决非荣归故里。

深冬的暖阳柔和地抚摸着整个校园，让她无处不散发出淡淡的笑意。虽是放假期间，校园的角落里仍走动着一些补课的学生们，他们满身的朝气与激情，激活了沉寂在假日里的校园，驱走了那种冷清与落寞，让我这个离开母亲怀抱多日的孩子，重温到了慈母特有的气息。

校园的一切，都一如当年地在延续着。孩子们努力学习着，欢笑着。老师们辛勤耕耘着，幸福着。在这个冬日的傍晚，漫步在曾日日漫步过的校园中，平静整理记忆的底片，昔日的镜头一帧帧地跳跃了出来。

从1995年秋至1998年夏，我一直在中山中学的温床里梦着我的幻想——皇粮梦的幻想。

三年的高中生涯是“辉煌”的。老师的信任与宠爱。同学的夸赞与羡慕。还有那一纸纸的分数单。我是那么地热衷于考试，无穷尽的试卷，测验题。一次次窥见到校园张贴的光荣榜。一次次登上颁奖大会的主席台，我简直要疯了！然而同时，这种生涯也是酸楚与痛苦的。

物质的贫乏与病弱的双亲。一位在意外中失去劳动力的父亲。一位体弱多病的母亲。我无法去想象，双亲为我的费用所承受的巨大苦难与折腾。我的心夜夜被金钱所煎熬。它似乎以折磨我为乐。如不是学校为我减免了学杂费，那么中途辍学便是一种必然了。三年之后，金钱以同样冷漠的面孔把我拒绝在了大学的校门之外。虽然那只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大学。可我是用了多少汗水与眼泪才换来那一纸通知书的呵！

远方的打工生活成了我最终的选择。

在18岁那年，我终于在所难免地开始了独立而无尽的异乡生活。

从某一种角度来说，或许我是上帝的宠儿，“天之骄子”。在整个求学生涯中，我自始至终被视为



“奇才”。除了发展我的学业实现皇粮梦之外，别无其他任何生存的目标。然而，当年少的狂想与痴梦猝然破碎撒落一地时，我惊觉自己一无所有。——有的只是对皇粮梦的痴心妄想和书呆子的种种缺点与陋习。比如，我拙于言辞，口头表达能力或许不及一个十岁少年；不会烧饭做菜；不会缝补衣服，针尖常常在不小心之间把我的手指扎出血珠来……

更要命的是，我深深惊惧于交际。交际场就似一汪深不可测的海洋，没有丝毫水性的我害怕下水，惊恐于它的深度与无透明性……我必须承认：我的体内隐藏着或多或少的自闭症分子，在共同的作用力之下，它们牢牢地把我框缚在密不透风的壳里。田螺一般。

因而，在社会交际业已成为家常便饭的今日，我完全等同于一个智障者。生活无处不在拒绝着我。我彻底地被动生活。没有人原谅我的孤僻乖张，幼稚与愚笨……下课的电铃声骤然在耳边响起，我倏地感到脸上有一片冰凉。我的心在一瞬间蓄满了无尽的愧疚与无颜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今日的我愧于当年老师的教导与心血，愧于母校的培养与期望……

那山·那屋·那人

26日下午2:05。班车抵达终点站苏家乡。在汽车还未停稳时，我突然看见，在雨中等候我的母亲手提雨伞与雨鞋向车门紧走而来。

套上冰凉而破旧的雨鞋，走下汽车的那一刻，我几乎无法站立了。一种梦幻般的感觉从脚下陡地袭来，迅疾流遍了全身。这是一种亲切，还是别样的拒绝？

艰难地穿行在漫长而泥泞的乡间小路上，我的心情随着脚步的移动，也一同走上了越来越逼仄的土路里，心情的呼吸亦开始压抑起来。时光之锯把游子与故土的关系锯向了思念与难舍，同时也锯向了陌生与忧戚。

我的家园月亮坪的轮廓，随同脚步的无尽丈量，慢慢跃入了我的视线里。

举目眺望，月亮坪四周的群山，就似在一夜间走向了苍老，如一群全身缀满补丁的老农，脸上涂

满了皱纹、忧郁与哭意，体内那曾蕴满的奔涌的汁液，在肆意开垦与掠夺的压榨下，很快就要消失殆尽了。记忆中那腴韵丰肌的青山绿水，青春已去，无奈地走进了一种美人迟暮的心境中，那浑身的皱纹与伤痕，流淌出了掠夺者对她施行欺凌、虐待的每一个细节。

走近家门。稻草遮顶的小屋仍然安静地站立在山脚下。厚实而泛黑的稻草犹如一顶破败的草帽，把小屋压迫得似乎无法自由呼吸。小屋孤独依旧。远看小屋宛如一枚空空的瓜子壳，封闭，暗淡无光。岁月的颜色与质地，生命的面容与质量，从小屋的最深处隐约向我走来……

仿佛有些懵懂地跨进多日未踩的门槛。泡桐木砍就的门槛陈旧黝黑，吸饱了雨雪风霜。

脚落地的那一瞬间，我恍如猛地掉进了一口黑咕隆咚的地窖，嗜好光明的视觉一时无力接受这幽暗。

饥饿的呼喊使我到家要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钻进灶房寻找食物。灶房一样的幽暗。且填满了著黑装的东西。那挂在灶壁上的煤油灯，单单显得有些孤傲，霸道地把常年累月被蒸熏的烟尘驱赶到了屋梁上，梁上吊着块块腊肉，串串香肠，条条腌鱼，烟黑中泛着淡淡的蜡黄，飘散出月亮坪那种特有的淳朴、亲情与富足。这突然使我的心室在黯淡中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，透进了一丝的煦日与温情。

午饭是简单的。饭是那种白中泛黄的米饭。菜是半碗辣椒酱加半碗泡菜。但同时也是清爽的。满含着山里的香脆与野性，令人胃口大开，使我那在都市里被油腻与农药味惯坏的肠胃，顿时倍受新鲜刺激，宛若洗了一个爽心的凉水浴。

雨一直在山里不急不徐地呻吟着。天空低沉，迷蒙。雨雾与烟霭层层叠积。周围的房屋一如既往地低矮，并开始毫不顾忌地流露出那种老去的丑态。它们已为父辈遮挡了一生的风雨与烈日，又继续庇护着儿孙们。月亮坪的儿孙，身强力壮者，如我一般，转乘一次次的班车，去山外用无限的力气交换有限的面包，填充空洞的胃。剩下的那些体弱病残者，终日穿着父辈遗留下的衣物，扛着父辈用过的农具，把父辈一生不停耕耘的田地再耕耘一生。



上 坟

公元2003年2月1日。多么新崭崭的一天啊！山里闹腾了一宿的过年活动，随同迎春鞭炮声的逐渐稀落，而徐徐降下了帷幕。

早上8：30。我们张家的子孙们，在一种叫血缘的粘合剂的作用下，完整地聚到一起，

齐刷刷地向对面的马头山走去。

马头山上埋葬着张家的亲人。一辈又一辈。在客观上，他们的血肉之躯早已了无痕迹，与泥土的分子融合一体，甚至连同骨骼。然而在主观上，他们仍然有形地寄生于晚辈们的精神世界里。

我是一个现实主义成分稍重的人。对于我来说，曾祖父、曾祖母以及更年长的祖宗，他们就像一个个含义无法开阔延展的概念，抽象地存在于我记忆的土壤里，谈不上更多的感情与怀念。但是，那些生前活在我身边的长辈，当然就不一样了，如我的祖父、大伯等。在我一不小心间，他们的音容笑貌、言行举止就从记忆的仓库中破门而出，站在我的面前，让我猝不及防，仿佛他们昨日还行走在地府的大门之外。

走进那片宽阔而萧瑟的坟场，举目眺望，张家先人的坟墓馒头一般，星罗棋布地占领着这片坟

场，异姓坟墓被远远地拒绝于场外，休想入侵。在坟场的一旁，又醒目地添了一抔新土。坟头上似有零星的草芽，就像是在昨夜钻出来的，脆弱得惹人心疼。

那抔新土中掩埋着一只黑色骨灰盒，只是不知里面的骨灰是否还安然无恙。那些骨灰是2002年7月上旬的某一天猝然形成的。那是我大伯（我父亲的胞兄）的尸体被燃尽后的全部浓缩，一具肉体曾活生生存在于世的短期明证。据说大伯生前患了三种疾病，肝腹水、酒精肝与糖尿病，全身浮肿，状如怀胎十月的孕妇。在大伯被迟迟送进市医院的几天之后，他便在疼痛之中匆匆走尽了他59岁的人生旅途。一个鲜活的生命将不复存在。

大家虔诚地在坟头上一一摆上酒肴、果品，插上棒香、红烛，烧一叠叠纸钱，放一挂挂鞭炮。形式主义无处不在。儿孙们的揖作得虔诚而不失滑稽，真诚乞求祖宗实现他们遥不可及的愿望；鞭炮叫得热烈欢畅；冥钱燃得轰轰烈烈。祖宗们一定欢天喜地。是呀，他们猛燃一下子获得了这么多朝拜敬仰，这么多金钱，他们不用再像生前那样拽牢手中的钱，不再苦心经营生活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只是不知在他们富裕之后，会不会遭到穷鬼们的嫉妒，从而受到打劫？

